

清末基督教宣教師對臺灣醫療的貢獻

周宗賢

一、引言

臺灣為中國人所發現並予經營，為學術界一致公認的事實。至遲於公元第七世紀就與內地相通。其後歷經唐宋，尤以元代之成就最大，至元年間設巡檢司於澎湖，正式設官治理，可稱為臺灣史上第一大事。明代中葉以後，因為人口的壓力，政治的動亂，以及臺澎海域漁場之認識等，臺澎成為閩粵沿海人民移墾的新天地。他們不但來此開拓，並且非常成功地將中國文化移入此地，使臺灣完全成為中國文化的一環。但是，在這當中，有一值得注意的，便是外人的垂涎臺灣亦於此時發生。隨着外力的入侵，基督教也隨之傳入。不過，他們在文化思想方面，對臺灣的影響並不深刻，這是因為如上所說臺灣已完全成為中國文化之整合。同時人們認為戰爭、不平等條約、開埠、外商及傳教等是同一事件，更因宗教之差異性，遂對基督教產生懷疑和反抗，因此曾發生迫害教會的教案。雖然如此，宣教師依然本着熾熱的信仰，以耶穌基督「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為榜樣，遠渡重洋，來到臺灣，學習漢語和各種生活習俗，從事艱困的宣道工作。在極大多數情況下，基督教的傳入往往是藉醫療而開始進行的。因為醫療的事工，有助於排除本地人對宣教師及基督教的偏見及反感，且能獲得不少人感念，所以初期，無論在南或北，山地或平地，醫療成為宣教師除了傳道以外最主要的工作。因此

，在欠缺現代化醫療的臺灣，基督教的醫療工作，的確有了重大的影響和貢獻。

二、南部教會宣教師的貢獻

基督教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一百年間，可說是宣教史上空前的發展。他們在各地的活動，對人們生活的許多方面有着重大的影響。有關傳教方面，首先，於一八〇七年英國倫敦宣教會差遣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到中國。鴉片戰爭以後，英國長老教會對中國的關心日漸增加，除了在廈門、汕頭設有傳教中心外，更於一八六五年正式在臺灣南部開始宣教。

事實上，基督教在臺灣的宣教工作可溯至咸豐十年（西元一八六〇年），是年因天津條約的結果，我國被迫開淡水、打狗和基隆為商埠，在這一年的九月間，英國長老教會駐廈門的宣教師杜嘉德（Rev. Carstairs Douglas）及駐汕頭的宣教師馬牧師（Rev. H. L. Mackenzie）二人訪問了淡水及艋舺等地方，並經由他們的建議，於同治三年（西元一八六四年）派遣第一位宣教師馬雅各（Dr. James L. Maxwell），他是將宣教事業與醫療工作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先驅。他是位教會的長老，在愛丁堡大學讀醫，成績優異，繼而在柏林、巴黎等大學深造，曾擔任伯明罕總醫院住院醫師。到了臺灣，他的醫術，使他較易接近民衆，也更易獲得許多感激的朋友。

同年十月，杜嘉德牧師陪同馬雅各醫生及三位助手一同來臺三星期，調查南部一帶的情形，選定以臺南作為根據地。同治四年（西元一八六五年）六月馬醫生得 Mr. William Maxwell 之好意頂讓他在臺灣府城西門外看西街所租借的房屋做佈道所，十六日正式開始行醫傳教的工作。他的助手有吳文水、黃嘉智、陳子路三人。馬醫師每天診治五十多名病患，忙碌非常。可惜未幾謠言百出，傳聞馬醫生來挖人心肝，剜眼睛，因此人心動搖，暴民要來拆除聚會的房屋，吳文水不得已向縣府報告，知縣即時親臨曉諭安民，但也請馬醫生遷移他處，否則恐怕起大騷動，因此，馬醫生被迫移到打狗之旗後。以後南部教會之醫療工作，乃分在四個地方，即旗後、臺南、大社及彰化。

1 旗後醫館

馬醫生到旗後，租了三間房子做醫院與禮拜堂，在此行醫一年，雖有不斷的騷擾，但仍有陳齊、陳和、高長及陳為四人領洗入教。此四人乃臺灣最早信仰基督教的人。同治六年（西元一八六七），馬醫生又在埤頭之北門外購買一所房屋做為禮拜堂並兼行醫療。十二月，馬醫生往香港結婚，宣道會未再派人來旗後醫館，改由打狗之外國商行支出經費，聘請醫生辦理。初任的萬醫生（Dr. Patrick Manson）在臺努力於研究熱帶病症，被稱為「熱帶醫學之父」，其工作後由其弟 Dr. D. Manson 繼任，之後，又有連醫生（D. T. Rennie）及梅醫生（Dr. W. W. Myers）相繼而來。他們雖然不是宣道會所派的醫生，但是每天到醫館診治病人，不取報酬。後來萬醫生在福州被大水淹死，為紀念其美德，乃

募捐在旗後山脚建新醫館，命名為「慕德醫院」，聘梅醫生負責。當時亦招募學生，可惜人數不多，惟有林晟（朗如）獲得文憑證件（註一）。這所醫院在日據後，因外商減少致經費不足，且梅醫生要離臺，乃將打狗醫院（萬醫生紀念醫院，亦即慕德醫院）獻給教士會做教會醫院。到民國五年（西元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教士會因該醫館無法維持乃決議廢院，於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賣掉，以所得金錢充為臺南醫館之用。

2 大社醫館（註二）

彰化大社醫館由盧嘉敏醫生（Dr. Garvin Russell, M. D. C. M.）於光緒十四年（西元一八八八年）來臺，在彰化開設門診，為本館之創始。光緒十六年（西元一八九〇年）正式將醫館移於當時傳道本部之岸裡大社兼設病房而以彰化為分診所。他的醫術精良，為人親切，因此信者甚多。他在大社行醫三年，辛勤救人，不幸於光緒十八年（西元一八九二年）四月患腸熱症，於送臺南途中，病逝嘉義，享年只二十多歲。該大社醫館因乏人經營，至光緒十九年（西元一八九三年）廢止，而派柯拉斯醫生（Dr. Cairas）抵彰化繼承開辦診療。

3 臺南新樓醫院

同治七年（西元一八六八年）年底，「樟腦事件」達成協議，馬雅各醫生看出回臺灣府之機會來臨，將高雄的工作交給李麻牧師（Rev. Hugh Ritchie）負責，醫院託外商聘來萬醫生來幫助，在聖誕節晚上和吳文水重新返回臺南，起

初沒有人願意出租，最後才租得二老口街許厝的公館（註三）。此時馬醫生已有三年多的經驗，臺灣話相當的流利，所以，更能獲得病患的信任，當時的患者，大多屬於罹患重病或急症或臨終的人，還有脊骨腐蛀，手脚臭或難醫者、難產者，因此，名聲遠播，求醫者日衆，臺南近郊的安平、大灣、永康、安順、新市、頭社等地者很多，也有遠自左鎮、木柵、岡林、岩前、關仔嶺、嘉義、大社、烏牛欄、牛眠山，大浦等地的患者。這樣的醫療服務，自然大大地改善人們的病痛，也對傳教工作大有助益。

同治十年（西元一八七一年）德馬太醫生（Dr. Matthew Dickson, M. D.）來臺接馬醫生的工作，使馬醫生得以暫時休息，可惜他回國後患了脊髓病休息十多年，到光緒十年（西元一八八四年）才能重回臺南住一年，不幸馬醫生夫人生病，祇好帶她回英國，從此之後未能再來。但是他始終非常關心臺灣，他去世於民國十年（西元一九二一年）。在德馬太醫生之後，光緒十五年（西元一八七九年）安彼得醫生（Dr. Peter Anderson, L. R. C. P. & S.）到臺南繼任。由於現代化醫療的受到歡迎，安醫生感到醫院須要擴展，乃積極籌劃，到光緒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六年）十月獲得醫館的建築用地，並向母會申請補助建築費用一、四〇〇英磅，這就是臺灣史上第一座現代化的醫院——新樓醫院。二老口的醫院則稱為舊樓醫院，本來長老會母會准以舊樓醫院的房屋，交托宋中堅牧師（Rev. Duncan Ferguson, M. A.）夫人創辦女醫院，可惜宋牧師夫人於光緒二十七年（西元一九〇一年）病逝，這一偉大的新計畫便告終止。光

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〇〇年四月）新樓醫院正式開放，為臺灣的居民作最好的醫療服務。

舊樓醫院時代，這些遠渡重洋來臺灣的醫生們秉着熱忱的愛心作醫療宣教之外，更教導本地人習醫，造就許多醫界人才，如林天賜、吳道源、吳純仁、吳臥龍、黃仁榮、趙天惠、李甘雨、徐賞、鍾火旺、周瑞邦、江中立、李道生等（註四）。

光緒二十七年（西元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四日），馬雅各醫生的公子二世（Dr. J. Laidlaw Maxwell, M. D. Jr.）秉持父志來到臺南作醫療宣教的工作。馬雅各醫生二世來後，與安彼得醫生同事，醫療服務更為進步，住院患者常常滿床，當然來醫院就診而信道者甚多，筆者之先祖父周參公即為其中之一，因此教會日益興隆。光緒二十七年（西元一九〇一年）末安醫生轉到打狗醫館，到宣統三年（西元一九一一年）英國母會新任宣教師戴仁壽醫生（Dr. Gushue Taylor, M. B. B. S.）偕夫人來臺南。兩位醫生的合作，使接受外科手術之患者增多，做了更大的服務，而且，馬醫生夫人，戴醫生夫人及富姑娘（Miss Alice Fullerton）都是有正式資格之護士，頗能幫助手術，並善於訓練管理護士。她們的協助，使醫療服務更為完善。在民國七年（西元一九一八年），戴醫生用羅馬字著作一書，名叫「內外科看護學」（共六七五頁），對訓練臺灣的護士大有助益。

根據楊士義牧師的統計，馬醫生二世來臺後，新樓醫院之醫療情況如下（註五）：

年 度	住院患者總數	應用哥羅風 受手術人數	受手術總人數
一九〇二年	一、三八二名	一九二名	八一四名
一九二二年	二、三八一名	八五四名	一、三六七名

傳教中期階段，新樓醫院的設備更為進步，增設X光，紫外線與檢驗室，並設小兒病房，用蒸氣消毒器材，裝置升降機使患者方便上下，因此獲得日本宮內省的獎助；且因有治療癩病的藥劑，特別照顧癩病患者，是南部治療癩病的創舉，這些醫療服務對當時的臺灣社會貢獻相當大（註六）。

4 彰化基督教醫院

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英國宣教師梅甘霧牧師（Rev. Campbell N. Moody, M. A., D. D.），廉德烈牧師（Rev. A. B. Neilson, M. A.）及蘭大衛醫生（Dr. David Landsborough, M. B.）三人同日到臺灣。梅牧師和蘭醫生都到彰化工作。

蘭大衛醫生生於同治九年（西元一八七〇年）英國蘇格蘭克爾馬諾克（Kilmarnock）一位牧師的家庭。家中七位小孩，他是五個男孩中的老大，其祖父及父親都是牧師兼博物學者，所以他自小就在充滿濃厚宗教氣息的環境長大，並培養出對大自然的熱愛與好奇。十七歲時進入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光緒十六年（西元一八九〇年）（二十歲）獲文學碩士，旋立志當一位醫療傳道者，於是入愛丁堡醫科大學學習，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六

月與其弟約翰同時獲醫學士學位。當時臺灣中部一位傳教醫生盧嘉敏，死於傷寒，迫切需要另一位醫生來接替。愛丁堡大學的巴伯教授把這種需要告訴剛畢業的蘭醫生，那時蘭醫生已得皇家診療所外科住院醫師的職位，雖然他希望留一段時間以增加臨床經驗，但巴伯教授告訴他這是極為迫切，經過一番考慮與禱告，蘭醫生終於答應下來（註七）。

當蘭醫生來到彰化看到那醫院時，使他感到非常失望，陰暗的病房，脫色的木板與生鏽鐵架所搭成的病床，實在太簡陋了，加上藥品缺乏，沒有護士的照料，瘧疾患者到處可見。這種病，傳教士也不能避免，蘭醫生便在第二年光緒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六年）春染上，暫時往小琉球靜養，於八月上旬再回來做醫療的工作。

當時彰化的醫療工作並不發達，沒有醫院來收容住院的病人，但有時不得不動一些手術，因此蘭醫生購買二、三張竹床放在診察室一角以收容住院的病人，並親自整夜照顧病患。有時需要他出診，路途近就用步行，距離較遠便用腳踏車代步。由於病人愈來愈多，於是收五位「學徒」來充作助手，所以每天傍晚醫院工作結束後，還要教導學生學習化學、解剖學、生理學等。這些學生後來都成了他得力的助手。光緒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三月教會應蘭醫生的申請，撥出一、二〇〇元做為購地建設醫院之用。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歲首醫院完竣；有診室、手術室、藥局，並有男病房二棟及女病房一棟，僅可收容十名病人；另外有廚房，裏面置有簡單的爐灶以供住院病人之親屬為病人煮飯之用。

日本統治臺灣後厲行措施來撲滅鼠疫，但彰化環境衛生

不好，到處充滿淤塞的糞坑，未加蓋的臭水溝及髒亂的房子，使得鼠疫無法杜絕。蘭醫生每逢有鼠疫的病人便送到日人所建的簡陋隔離醫院。對於瘧疾的病因當時還停留在未知階段，衆人以爲是吸了沼澤所散出毒氣的緣故，當時住高雄的派屈克·門森醫生(Dr. Patrick Manson)觀察一些被瘧疾所侵犯的村落，將注意力集中在蚊子身上，而提出蚊子可能是瘧疾病因的理論，後來被證實了。由於受到瘧疾的苦楚，健康欠佳，長老會擬派他們到中國大陸或新加坡，但是遭到蘭醫生的拒絕。由於病患的增加，他每天要爲四百人以上作醫療的服務，也因此購買了一棟小建築物來擴充不夠的醫院。到光緒三十一年(西元一九〇五年)病床增加到七十五張，住院病人有一百三十到一百四十左右。另外在頭社的醫院也逐漸增大，病床增加到六十張，每年夏季的三個月，他在頭社看了三千位門診的病人。

他自己因爲操勞過度，光緒二十八年(西元一九〇二年)五月患嚴重的赤痢，光緒三十年(西元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七日)，又害了一場痢疾，他被助手們看護，並請在臺中的一位日本醫生來醫治。

蘭醫生的名聲傳揚到四方，很多的外來患者希望前來，求診於這位從未發脾氣的醫生。到彰化醫院來就醫之患者中，最普遍的是眼疾。蘭醫生施眼科手術比其他的手術多，患內障的病人不少。他說「當手術後能使病人復明是一件愉快的事。」由於國人缺乏醫學知識，往往因輕視或懼怕開刀而延遲治療的時機，只要病人要求和需要，蘭醫生對各種手術都進行，使病人肉體痛苦減輕。

瘧疾當然是最常見的一種流行病，由於差不多所有農夫

常年在水中工作，所以幾乎都染上此病，每年約有幾百人死於急性或慢性瘧疾。除外，牛撞的傷及狗蛇咬的傷都很常見，也有一些買不起鴉片而苦痛的癮君子到他的醫院去戒癮。宣統三年(西元一九一一年)中，彰化醫院有很大的進展，此時，蘭醫生所栽培的學生都能幹的醫生，但日本政府限制他們只能在鄉下開業，稱爲「限地醫」，這對於醫療工作的推廣多少有些助益。這一年，頭一個畢業台北醫學校來彰化醫院服務的醫生，就是鹿港人施子格先生。後來有更多的正式醫學院畢業的醫生來彰化醫院工作。不過，由於日本政府之排外思想不許外國人設醫館，所以，教會也未能在別的地區增加新的醫院。雖然如此，但是蘭醫生的中部醫療工作，遠近馳名，被稱爲「活佛」。(註八)

三、北部教會宣教師的貢獻

臺灣南部的傳教和醫療工作是由幾位宣教師合作來開設，培養與發展的；但北部教會開創的初期二十年間，可以說完全靠偕叡理牧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 D. D.)一人獨手負責。

偕叡理牧師在道光二十四年(西元一八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牛津縣(Oxford)，若拉(Norra)村。他有三位哥哥兩位姊姊，全家是熱心虔誠的基督徒。他自幼就立志要當宣教師。同時自少時就很好學，自高等學校畢業後任幾年小學教師，後來進入多倫多大學，諾士頓神學院。於同治六年(西元一八六七年)轉到美國的普林斯頓神學院，同治九年(西元一八七〇年)，二十六歲時畢業，馬上向加拿大長老教會的海外宣道會申請要志願做海外

宣教師，由於未能馬上決定他的申請，偕牧師便到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深造。同治十年（西元一八七一年），他的申請通過，成為加拿大長老教會的第一位海外宣教師。九月十九日，他被封立為牧師，十月十九日辭別家人與親友到我國來。於十二月底到達高雄。不久，他就決定到臺灣北部工作。同治十一年（西元一八七二年三月七日），偕牧師由李牧師和德馬太醫生陪同坐船往北部，於三月九日在淡水上岸。北部教會就以這一天做為北部設教紀念日。

在臺灣北部，宣教工作的醫療方面也成為攻克迷信的最好利器。臺灣因地處亞熱帶的悶熱潮濕氣候，人民久為各種疾病所苦惱，雖有漢醫，但大多數的民眾都依靠道士的咒術等作醫療，所以死亡率很高。偕牧師本身不是醫生，但他很快地注意到醫療方面的重要。他記載着說：「醫療傳道之重要，已經毋須再強調了，這是凡知道近代傳教工作歷史的人都承認的。從我們在臺灣開始工作時起，就重視主的話語和榜樣，用醫病的辦法以求獲得迅速的利益。在我預備作海外宣道工作所受的各種訓練，應用起來，都沒有比我在多倫多及紐約所做過的醫學研究，更見有用」（註九）。從偕牧師的記述，可以知道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宣教時，經常藉醫療工作來推展傳教，並有着非家好的成效。同時偕牧師在神學院讀書時，在醫學方面也有了良好的準備，來臺後又孜孜不倦地自修醫學。他在淡水會從淡水外國商行醫師林加（Dr. Ringier）學習醫學醫藥和臨床經驗，也跟隨另一位約翰遜醫生（Dr. Johansen）學習，所以他的醫學和醫藥的常識與臨床經驗是相當豐富的。

偕牧師的初期醫療工作，有四方面的成就：

第一是對當時流行的疾病治療。當時臺灣最恐懼也最普遍的疾病乃是瘧疾。一般人患上這種病，便請道士作法驅鬼，或往廟宇求「天方」，通常用「焚香灰」之茶或寫如 *arsenio* 之字於「掛餅」，投之沸水中，俟其沒而與患者來飲。如果未見療效，就送患者於近鄰廟宇，定一期間，使他居於偶像之桌子下，以逃避所困之鬼魔。至於當時的中醫，通常用車前草、廣皮（橘皮）、甘草、白牡丹根、人參、樞梔……等等。

偕牧師以為輕患而身體健壯者，可用各種方法使多量發汗，便得而癒；若病毒深者，則須長期而堅忍之醫療。他經常切檸檬片煮成湯汁供患者飲用，治療病人初次用 *Podophyllum Tataricum* 藥丸，繼而常處方奎寧，以後如有需要則用鹽素酸鹽鐵。他治瘧疾的這種藥水，當時一般人稱為「白藥水」，很多人常到淡水或各地的教會要這種藥。除了瘧疾以外，臺灣還有太多的各種疾病，所以，偕牧師經常帶着一些較常用的西藥，隨時幫助各地的病人，我們可以從照片中看到，他每次外出都僱傭人擔不少的藥品。這些藥品大多從臺北與基隆的幾位外國商行中的醫生來供應。另外，對於「腿膿瘡」的患者也予以最佳醫療。

第二為訓練本地人習醫學。偕牧師認為本地傳教人員就生活在許多病人中間，熟悉他們的情形，不會受到排斥，如學好醫學，最適於為臺灣自己同胞治病。所以他不斷地教門徒學習西洋醫學，當中如陳能、郭希信、林清火、林有能、柯新樂等，後來都得到正式的醫師開業，為本省同胞西醫之先進。對地方之醫療服務做了很大的貢獻。

第三方面就是很著名的牙疾治療。由於衛生習慣不良以

及瘡疾、吃檳榔等習慣所引起的牙疾非常普遍。今日都知道牙痛大部份原因是齲齒，當時臺灣一般人尚有迷信齲齒係由於「蛀齒蟲」在齒中作祟所致，因而有一種江湖郎中自稱操有妙術以趕出蛀齒蟲為專業，到處誑人以詐取財物。民間一般拔牙方法也非常落伍，經常用強韌絲線紮定牙齒，而以暴力拔出，或用其他不合規格的工具，因此而致顎骨切斷破裂，或大量出血等，甚至有因之暈倒而至於死亡者。

自同治十二年（西元一八七三年）開始，偕牧師便替人拔牙。他自己的日記記載說：「我們旅行各處時，通常站在一個空地上或寺廟之石階上，先唱一兩首聖歌，而後替人拔牙……拔牙時病人通常站着，牙齒拔下之後，放在他的手上。若保留他們的牙齒，則將引起他們的懷疑。若干學生是用鉗子拔牙的專家。我常在不到一小時內拔取一百個牙齒。從同治十二年（西元七八三年）以來，我親手拔取了二萬一千個以上的牙齒，學生和傳教師們拔了大約這個數目的一半。……拔牙實際比其他任何工作對於破除民衆的偏見及反對有更大的效力」（註一〇）。他對治療牙齒的病痛，實在廣受民衆的歡迎。所以連站在寺廟之台階上工作也不再受到排斥。他所使用的第一套拔牙用具，於光緒六年（西元一八八〇年）返國述職時，特地贈送給其學生陳榮輝（陳火）使用。返臺時，另新購一套自用（註一一）。

第四方面就是偕醫館的開設。馬偕先生到淡水後，立刻以家作為醫療中心，因此很快地就因房子太小而無法應付病患的需要，於是，就從埤仔頭搬到福興街另租一屋開設醫館，並請領事館專屬的醫生林格助理醫療工作，同時商請洋行捐款以維持醫館的經費，因為他是免費為病人醫療的。同治

十二年（西元一八七三）中計獲二百七十二元美金做為醫療工作的基金。開辦的第一個月就來了一三〇位病人。在同治十三年（西元一八七四年）三月的中國海關報告中，林格醫生報告着說：「我與偕牧師合作，於同治十二年（西元一八七三年）五月在淡水開始對本地人的施療工作。十個月來已來了六四〇位病人，許多是從十哩以外的遠處走路來的」（註一二）。

林格醫生也是一位值得懷念的人，他每天都到醫館去幫忙，他工作非常努力，認真，且不計酬勞，一直為醫館貢獻其力量，為本省同胞服務，直到光緒六年（西元一八八〇年）離臺返英才結束其工作。他在醫學上最大的成就，乃是在光緒四年（西元一八七八年）第一次在人體內發現「肺蛭蟲」，轟動整個醫學界。事後偕牧師尋求「肺蛭蟲」侵入人體的原因，發現本省民衆嗜食螃蟹。而「肺蛭蟲」蟲卵在清水中孵化成幼蟲後，就進入螺螄體內，在淡水溪流內生長的螃蟹吃了螺肉，肺蛭幼蟲就進了螃蟹的身體，隨後藉着人們吃螃蟹的機會又傳入人體。

到醫館服務的，還有華雅各醫生（Rev. J. B. Fraser, M.D.）。他是加拿大長老教會第二位海外宣教師，有兩年實習醫療的經驗，所以不但是位牧師，同時也是醫生。在光緒一年（西元一八七五年一月廿九日）同夫人及兩位女兒到達淡水協助偕牧師的醫療，在淡水二年半，因其夫人在光緒三年（西元一八七七年十月四日）病逝淡水，不得不攜帶兩位失去母親的女兒，傷心地離開臺灣回加拿大去。

「偕醫院」（Mackay Mission Hospital）創建以前，偕牧師的醫療都是在福興街的房子。光緒六年（西元一八八

○年)美國底特律一位熱心的基督徒馬偕夫人聽到臺灣北部這種醫療傳道工作的成就與意義，便捐贈三千美金爲此項工作之用，並爲思念逝世不久的丈夫馬偕船長，於是偕牧師便選定了田仔街教堂隔壁的地點建造一所北部臺灣最早的基督教醫院。爲紀念這位馬偕船長，命名爲「偕醫院」。該醫院的建立使本省北部的民衆受惠無窮。如今該建築物仍完整存在原址。偕醫院的前面爲門診與藥局，後面可容納數十人的住院設備。以當時的標準而言，可以說是一座宏大的醫院。

自偕醫院創設後，每天平均七十五位病人求治，除偕牧師外，再加駐淡水的約翰生醫生(一八八〇—一八八六)和歷尼醫生(Dr. Rennie, 一八六一—一八九二)等相繼衷心協助，此一醫院一直維持到光緒二十七年(西元一九〇一年)偕牧師逝世。「偕醫院」因此關門，暫時停止醫療工作達五年之久。

在這段期間，適逢光緒十年(西元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爆發，是年八月及十月法艦隊入侵淡水港，並向陸上砲擊，民衆與士兵死傷不少。在危險困境中，偕牧師收容許多傷兵於「偕醫院」。當時外國醫生約翰生(Dr. C. H. Johnson)和英艦柯克哈特號(Cockchater)軍醫布羅恩(Dr. Browne)兩位，曾協助偕牧師醫治傷兵工作。所以戰爭結束後，提督孫開華親到醫院致謝，並捐款給醫院。

依照光緒十二年(西元一八八六)與光緒十六年(西元一八九〇)兩年，偕牧師與歷尼醫生合編，由廈門出版的報告書，十年新來病人的統計如下：

光緒六年(西元一八八〇年)——一三四六人
光緒七年(西元一八八一年)——一六四〇人

光緒八年(西元一八八二年)——一九八三人

光緒九年(西元一八八三年)——一七八四人

光緒十年(西元一八八四年)——一三〇一二人

光緒十一年(西元一八八五年)——二八〇六人

光緒十二年(西元一八八六年)——三四四八人

光緒十三年(西元一八八七年)——三一二〇人

光緒十四年(西元一八八八年)——三二八〇人

光緒十五年(西元一八八九年)——三三〇五五人

光緒十六年(西元一八九〇年)——三六九六六人

根據此一報告，可知光緒十年(西元一八八四年)是因中法戰爭故病患突增，同時，在光緒十六年(西元一八九〇年)到醫院求治的新舊病患一共有一一、六八〇人。在這些報告書裏，排列着各種疾病的詳細一覽表(註一三)。這些資料對於研究臺灣社會史是項珍貴的史料。

雖然因爲偕牧師在光緒二十七年(西元一九〇一年六月二日)去世而關閉了「偕醫院」達五年之久。但爲了服務台灣的民衆，光緒三十二年(西元一九〇六年)重開偕醫院，並派宋雅各醫生(Rev. J. Y. Ferguson, B. A., M. D.)主持。他是本省北部醫療傳道第二位重要的人物。他每天平均醫治一百位病人。所以鑑於實際的需要，他一方面向母會要求多派工作人員加強醫療工作，後來果然派護士烈以利姑娘(Miss Isabel Elliot)及宣教師倪阿倫醫生(Dr. A. A. Gray)和夫人來淡水協助醫療工作。另一方面的影響更遠大，乃是爲應付未來更大的需要，宋醫生建議將醫療中心由淡水遷到臺北市，並將醫院擴大，以紀念北部教會宣教先鋒的偕牧師，因此，在臺北市雙連購地建醫院，於民國一年(

西元一九一二年）完工，命名「馬偕紀念醫院」。宋醫生不但重開了「偕醫院」，並創建「馬偕紀念醫院」為廣大的臺灣民衆做了更大的醫療服務。

四、結語

臺灣一如我國內地或其他落後地區一樣，西方的現代醫療技術，隨着西方的傳教士而傳入。從歷史上觀察，這是我國最灰暗與屈辱的時代，我們不斷地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污辱，我們也更進一步地仇視他們，傳教士被認為是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先鋒，然而，從臺灣的基督教宣教初期來觀察，我們實在應該以較為理智成熟的眼光去回顧，並給予客觀的評價。

雖然基督教的宣教師東來臺灣的目的，是要將福音傳給臺灣，使全臺灣的同胞都歸依基督，但是，從我們的研究中，可以看見他們如馬雅各醫生、馬偕博士、蘭大衛醫生等，遠離故鄉親人來到臺灣，實在抱着犧牲自己，照亮別人的胸懷，他們具有愛心，沒有白種人的優越感，認為黃種的中國人是自己的同胞，視這裡為其故鄉，更盼望帶給這塊醫學落後地區的病人完整的醫療。但是，當時的臺灣受到傳統的影響，又執意迷信，對於疾病的處理亦有一套的看法和醫療法，所以極力排斥西方的宗教和醫學，不過，一如本文所述，宣教師們不辭勞苦地為病患提供醫療，乃逐漸地消除臺灣同胞反抗排斥的心理。

宣教師們不僅從肉體、精神、靈魂三個層面去診治患者，更重要的是不斷地訓練本地人學習醫學，造就不少本地籍的醫生，更使這些人的子弟率先報考初辦的臺北醫學校，可

見影響之深遠，同時不忘集合西洋正規醫生宣教師與受過良好護理訓練的女傳教士，共同在臺灣推展早期現代醫療工作，教育與護理體制的建設。由於他們長期不斷地努力，臺灣醫療的現代化乃得以起步，偕醫館、馬偕紀念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肩負了臺灣醫界筆路藍縷的先驅。不但成為北、中、南部現代醫院的先河，亦建立了基督教會醫療傳道的典範。

註釋

- 註一：引自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一六九。
- 註二：同上。
- 註三：老口街現址在臺南啓聰學校博愛堂之鄰近。
- 註四：臺灣信仰名人略傳第一集楊士義編臺灣教會公報社發行頁一一三。
- 註五：同註一。
- 註六：臺南新樓醫院醫療傳道史杜聰明博士譯頁一一七。
- 註七：人神之間——蘭大衛醫師的一生陳錦煌著頁六五—六六。
- 註八：同註一，頁一七五—一七六。
- 註九：F. L. Mackay, "op. cit.", p. 308.
同註一頁五〇。
- 註一〇：臺灣遙寄頁二四四。
- 註一一：馬偕博士臺灣頁五十九陳宏文著東輝叢書。
- 註一二：同註一，頁五十一。
- 註一三：G. L. Mackay & Dr. Rennie, "Report of the Mackay Mission Hospital in Tamsui, Formosa", Published from Amoy, China 1886, 1890. 引自同註一頁五十三。

主要參考書目

- 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 55年初版

- 2 臺灣省通志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 3 馬偕博士在臺灣 陳宏文著 東輝叢書
- 4 一生燃燒自己的馬偕 朱朱著 馬偕醫訊一百週年專集
- 5 臺灣信仰名人略傳 楊士義編 臺灣教會公報社印行
- 6 臺南新樓醫院醫療傳道史 杜聰明譯
- 7 彰化基督教醫院創設八十五週年紀念特刊
- 8 偕叙理牧師傳 郭和烈著 臺灣宣道社印行
- 9 臺灣六記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印
- 10 臺灣遙寄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行
- 11 北部臺灣基督教會年譜 北部大會歷史部刊行
- 12 臺灣教會公報 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刊行

- 13 蘭醫生傳略 連瑪玉原著 王梓超編譯 瀛光
- 14 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 顏振聲 臺灣教會公報

作者簡介

姓名：周宗賢：臺灣省臺南市人。民國三十二年生。
現任淡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主講臺灣史。曾受聘擔任文化建設委員古蹟鑑定工作。及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講座、指導委員。並且主編中國廣播公司「臺灣遊踪」節目。曾發表清代臺灣節孝烈婦的旌表研究、國民革命與臺灣、鄭成功全傳（合編）、清代臺灣的民間宗教組織、血緣組織、金融互助組織、民間組織的本質與機能等論文。